性理淵源撮要
全
性理淵源撮要

性理淵源撮要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通書註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圖說註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又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太衍未分之時論之則非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氣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生一而後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詳矣

○西山真氏曰朱子此言可謂有功於學者大抵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致而言則曰極又何嘗有二耶若列子渾淪之云漢志函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儻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又闡而明之孰知太

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者指天地萬物之根也無極者著無聲無臭之妙也○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無極之謂也不可容言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

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所以為太極者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五行之生隨其氣質所稟不同各一其性渾然太極之全體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無所不在也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無極二五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陽而健者成男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母之道也人物之始氣化而生者也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於動也人
物之生各一太極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
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最靈而不失
其性之全此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
生於陰神生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陽
善陰惡又以 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
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
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
焉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
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
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
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
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
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
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
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
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心性情意志氣理命

朱子曰性者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也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氣者吾

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情者性之動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且如一件事物來接着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是性中道理流出而當然之則

者理也其所當然之根原是命許多事物
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沙隨程氏復心曰理氣合爲心未發爲性已
發爲情本然之性理也仁義禮智信五性
皆天理故本無不善氣質之性氣也純清
者全其性上智也雜清濁者善惡混中人
也純濁者全是惡下愚也理發爲四端氣
發爲七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正情
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中節則
公而善不中則私而惡

天人心性情

以天道言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而生以亨而長以利而收以貞而藏心也

以天命言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心也

心之虛靈知覺神明

心之虛靈理氣合心理無形而寂然不動故虛氣能應而感通天下故靈心之體也

心之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人心從性命之正而發者道心知識其理之所當然覺悟其理之所以然心之用也

心之神明虛靈而妙衆理故神不昧而宰萬物故明○吾儒之虛虛而有故具衆理老之虛虛而無故叉天理吾儒之寂寂而感故應萬事佛之寂寂而滅故絶天常

天地人氣質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質也

目司視耳司聽各有攸屬不相通者質也視
聽而聰明知覺者氣也○運動者氣形色
者質是粗也魂能知來者氣魄能藏往者
質是精也

朱子曰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
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
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
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
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又曰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

雙峯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

釋氏

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

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屛棄人事絶去天常一歸於真空以空寂為性

老氏

陳氏曰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氣形之外亦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淸虛厭事以虛無為道

西山真氏曰淸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

要其始盖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説為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為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為事物滌着者乃為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盖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急歸之於無是豈老氏

本指耶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耶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為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為主修身以實踐為貴講學以實見為是行事以實用為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

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
其情晏圖台鼎我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
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尊其以
名寵權利爲有耶爲無耶夫既酷嗜而深
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
皆無獨此乃眞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爲無
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
之位若浼焉者果如何耶此所謂欲爲老
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
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温以爲神

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洪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而何敎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楊墨

西山眞氏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

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稱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朱子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已○又曰楊朱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使人皆如此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無君也墨翟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

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不分親疎而視其至親無異路人此無父也○西山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乎不愛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或問

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来不似義他專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遥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

記誦訓詁詞章

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註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陳氏曰世儒或訓詁解釋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

權謀術數

陳氏曰管商申韓鄒衍之徒以刑名功利為教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變詭謀舞智詐術之士非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為教也

五德生勝之說恠誕不經

論性氣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也

朱子曰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

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朱子曰告子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朱子曰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韓氏曰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

說則以爲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者爲善人修其惡者爲惡人氣也者所由適善惡之馬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告子曰生之謂性

朱子曰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其大旨

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
略相似○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
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
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
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
言而病其說之偏於異也又為湍水之喻
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
又以孟子未喻己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
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
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

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端
求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告子之論性不外
乎生之一字明矣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
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為有清
濁賢否之分也○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
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
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
性也只是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
捉着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
告子曰食色性也

朱子曰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其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子曰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蘇軾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

中歧矣○胡安國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胡宏論性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具全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卽湍水之說也○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决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章三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曰

之說猶知分辨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
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
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
顚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陳
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
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
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禀然氣禀不齊
或相拾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
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
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
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問才與材字之
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
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用本
字猶適用底說如非天之降才爾殊就義
理上說○又問才與情皆善如何曰情本

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
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
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
才則性之具而能為也性無形象聲臭之
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
善則性之善必矣○饒氏曰如仁之能愛
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illegible]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
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
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
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
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
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

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
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
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
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
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
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盖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

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
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
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倪氏
曰朱子以程子爲密卽見得孟子所說未
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
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胡
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
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
之功此篇矯揉二字不同首章告子之說
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爲善與

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朱子曰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衮來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

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

勉齋黃氏答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

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盖
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
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
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
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
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
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
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
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

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

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
之先師矣荅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
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北溪陳氏淳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
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
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
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禀一段所以啓後
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
緣氣禀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
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

性温土性遲重匕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本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曆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

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
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
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
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
氣禀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
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
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
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
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
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

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正為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
便以性為惡楊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
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
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
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
接處擬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
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
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

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着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禀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禀則所論有欠闕未備

善只論氣禀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禀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
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人本言之其實天
也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
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
潜室陳氏埴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
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
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
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
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
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

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
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
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
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
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
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
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
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
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
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
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意則其
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

理氣說　程復心撰

沈毅齋先生曰天下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
有無氣之理有陰陽則有木火金水者氣
也有健順則有仁義禮智者理也氣非理
則無所承理非氣則無所附是故未有陰
陽已有太極未有此氣已有此理推所從
來固不無先後之別然言太極則已不離

乎陰陽言性則已不離乎氣質有則俱有又豈别為一物而有先後之可言哉合而言之則太極無物不存萬物各具一太極性即氣氣即性蓋未始相離也初豈有所謂本然之性而又豈有所謂氣質之性哉分而言之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性自性氣自氣又未始相離也豈無所謂本然之性又豈無所謂氣質之性哉感通之謂情則四端者理之發七情者氣之發也能為之謂才則無不善若其惡乎

性孟子所才是也論而有不善者出於氣者也程子

所論是也才由是觀之理無不同也所不同者

氣耳理無不善也所不善者才耳是猶水

之流行雖不異而器之受水者則異也器

有大小則受有多寡器有汚潔則受有清

濁氣稟雜而理亦爲之不純矣形質拘而

理亦爲之不全矣智而不賢者聰明通曉

而乏柔順之德賢而不智者和順溫柔而

無通曉之才薰滌其中則理不能以管氣

而氣反足以勝理矣偏於惻隱而無羞惡

其弊必至於貪淫墨氏之無父是亦偏於惻隱偏於善惡而無惻隱其弊必至殘忍楊氏之無君是亦偏於羞惡是雖皆謂之性而其惡莫大焉程子曰善固性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而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無他性本於天雖氣之本而氣存於人實性之用性如日月之明而氣則如雲霧之昏矣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蓋謂此也夫形氣未禀人物未生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是人生而靜以上也可名之以理而不可名之以性此所謂在

天曰命是尊以理言之也有天下公共之理有一物各具之理及降而在人則墮於形氣雖可謂之性然已涉於有生而不得超然於是理之本體矣是纔說性則便已不是性也是所謂在人曰性也是專以氣質而言之也然性之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要當於未離之中而見其未嘗雜之體可也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

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所不可變者獨夭生之壽夭而已是不可不加學問思辨之功以為克治變化之術也或曰性出於天而氣亦出於天者也豈遽若是差殊也曰形而上者太極之妙也陰陽五行固無純雜之辨矣或曰人品之不同固由氣之昏明厚薄在物言之抑其所稟之性本不全耶抑亦因氣質之偏蔽而然耶曰由其氣之所受者如此故其理之所得者亦止於此爾曰然則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者爲

如何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所以物性有近於人之性者（如猫狷乳之類）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所以人之性有近於物之性者（如世上皆愚之人）然物有一善之通則能專而不變人有萬物之應未免泛而易昏然物無擴充之能而人則極擴充之妙者又可以觀理氣之異同矣嘗觀古人之論性孟子專以本然言性而不及於氣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荀楊誤以氣質爲性而不識其本所謂論氣不論性不明韓子之言性可謂備

矣五性之說固已見其理之同三品之說
乃不知其氣之異此濂溪張程所以不得
不表章而發明之也然考之經傳已有此
意但古人未嘗明著其氣質之名爾書曰
天降衷于下民又曰天乃錫王勇智又曰
人為萬物之靈又曰亶聰明作元后非氣
稟之異乎其後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之
說孟子生之謂性之辨皆此意也但張程
表章以示人耳其有功於前聖有補於後
學豈淺淺哉近世陸氏之學專謂識得真

心則萬法流出以為是心之妙理不知喜怒哀樂一毫少差則不得其正苟不暇修為存養安能徑造而頓悟哉顏曾大賢所以戰戰兢兢未嘗一日廢修省克治之功者正謂是也陸氏之說行學者之弊將不止於凌躐等且將狂妄而無忌憚矣由不知有氣禀之性故也作理氣之論

渾淪 列子天瑞篇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也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

相渾淪而未相[illegible]也

函三為一 註前漢律曆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子數獨一也函與含同

正德六年三月十二日通政大夫成均館

大司成臣柳崇祖纂集以

進